

不犯太岁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54485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544851>.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 姬昌
Additional Tags:	Alternate Universe - Modern Setting , Canon Compliant , Alternate Universe - Canon Divergence , Character Death , Fluff and Angst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2 Words: 16,346 Chapters: 1/1

不犯太岁

by [lovesince1944](#)

Summary

现代AU，很有文化的农学研究生泡没什么文化的汽修工。

还泡到手了。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正文：

0

众神羡慕凡人，因为凡人有死。

1

“爸爸，我这周末就回来了……我知道我知道，生日是因为在给导师打工我走不开，没事啊，真没事，我知道您担心，但我身上玉环好好的呢，真没事，我给您微信拍照看看——等会儿再聊，哎爸我上课了——”

姬发盯着眼前绿灯，揉了揉手里资料挂了电话，他爹还在那边欲言又止想说点什么，被亲儿子一副敷衍模样整得只来得及叮嘱他路上小心，姬发顺手拎起奶茶，给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们带的，数着绿灯过马路。昨天刚下完一场雨，地面浇透之后没那么黏热，他跟着人流过马路走到半截，还分点心思自己培育的新性状番茄跟豌豆，面前一辆拖着石灰罐的货运车忽然打了滑，车头卡顿一样一扭直朝他方向翻过来，姬发在人群尖叫的时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身体却不听使唤地在原地被钉住，他看着那滚滚而来的巨大水泥罐子离他越来越近，想来身子能压成一团浆，脑子里竟然只闪过一句：爸我错了。

姬发出生时天生异象，夏日正中却突降大雨，城中水坝全线崩裂，雨中一群漆黑燕子绕他出生的住院大楼飞了半个小时，他母亲死于难产，而他勉强活了下来，之后却体弱多病恶事缠身，据父亲姬昌所言数次差点夭折，三岁时父亲将他带到昆仑老道处，那位穿得像钓鱼佬的白发道士只看他一眼就摇头叹气。

命格太重，身背天机，压了数百万人命在身。老道交给姬昌一块玉环，此玉可保他无恙，但他二十四岁必命犯太岁劫，如能扛过便一生无忧，如抗不过就必死无疑。姬昌道谢接过，替姬发把玉环系在腰间，而此后二十年姬发的确是平安而过。

到了今天、此刻，他刚过二十四生日的第三天。

姬发心头却没点实感，他自小听父亲告诫，又实打实见过一些发生在身上的怪事，死在他脚边的青蛙，走过后忽然断裂的横杆，幼年时候梦中的鬼怪精魂，流连不去的夜火和白衣黑发鬼影。他早慧，因此知晓这些东西在他身旁围绕，但不知为何此刻他却并不害怕，看着那油罐车竟然生出一点微弱的安宁。

像是呼唤，或者叹息。是时候了。

“——个屁啊。”

一股大力拦腰把他往身后一扯，姬发只觉得胃里的空气都被打出来，跟着那力道在地上滚了一圈，手里的东西摔得横七竖八，背痛得要命。他迷瞪着爬起来喘气，手肘也痛，有点瘀伤的样子，腰上却还拦着一双手，指节分明肌肉明显。姬发偏头过去，对上一双漆黑如海的眼，只有里头一点光火一样烧，刀削斧刻的脸，鼻头上蹭了泥，实打实的英俊。

“没事吧？”那人问他，声音也有热度一样，姬发几乎浑身在这瞬间发起颤来，他一瞬间忘了发生了什么，手脚都打摆子，猛地从男人怀里窜出来，身体比脑子更先一步摸上对方脖子。

那男人也跟着愣了，盯着姬发动作，眼睛睁大起来，像是疑惑的大狗。

“你干啥？”

脖颈干净，姬发猛地回神，刹那间舌头打结。

“对、对不起。”

男人笑了，摆摆手从地上爬起来：“没事，我还以为给你撞到哪儿了，那油罐车可凶险，你给吓得没动了吧？”

姬发回头看一眼那惨烈的油罐车翻倒，人群已经在疯狂打120或者110，现场混乱着充斥尖叫和被逼停的汽车鸣笛声响，他又转头看看男人，不知道为什么内心像是焖烧的火。“等会儿警察得来了。”

男人朝他笑了笑，嘴角像是含着月牙，“那我们得赶紧跑了。”

两人坐在拌粉馆里吃粉。

姬发掰开一次性木筷子搅自己那碗粉，男人在面前已经稀里呼噜下去半碗。

“你不吃？抱歉，不喜欢吗？我给你叫碗雪龙春吧，茶解渴，还压惊。”

“啊，不是。是有点没反应过来。”姬发慢吞吞说，雪龙春是他最喜欢喝的茶，只是现在脑子还是有点空白，他几乎不忍看眼前的人，却又忍不住一直盯着，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慢慢崩塌，又像是生长起来，他脑子在看到这人的时候就像是生了锈，运转不起来。男人穿着老头褂和工装裤，吃起饭却并不显得粗鲁，他正捧着一碗瓦罐树菇汤喝，双肘不碰桌面，食无声，透出种微妙的端庄。

“我还不知道你名字呢？”

“我叫姜郊。”男人朝他笑，“我爸以前把我丢荒郊野外，孤儿院院长给我取名郊外那个郊。”

“我叫姬发。”

姜郊扬起半边眉毛，姬发很习惯地叹气：“是，周武王同名同姓，是，姬这个姓还没完全消失，我不知道我家祖宗是不是真武王后代，不过我爸说给我取这个名字是昆仑道士给取的，说我命格太重，需要人皇的名字来压。”

“你家还信这个？”姜郊有点乐，又埋头吃粉。姬发耸肩，“道士还说我今年命犯太岁得靠玉环压呢，结果就出这事儿。”

他想把那块玉环拿出来，但掏出来的是一块碎成两半的玉，勉强靠中间的布料圈在一起，姬发心头一震，老道的预言窜进他脑海，他下意识捏紧了玉环。

姜郊打量着碎裂的玉石，表情沉了一点。

“你知道，武王可不算人皇。”

“嗯？”

姜郊盯着那玉环，“武王是天子，他背了三界给他定下的天命，于是再也不能反抗，天下生灵命格皆在他一人身上，最后的人皇反而是殷-纣王。”

姬发眨了眨眼：“你对历史有研究？”

“封神演义看的。”姜郊扁扁嘴，“我连大学都没上过呢。”他扯出工装裤里的手套，“修车的。”

“我是X大研究生。”姬发小声说，在心里想这脸修车也太浪费，“以后可以一起出来吃饭？”

他等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姜郊愣了愣，他本是一张棱角锋利的脸，眼睛瞪圆了却像呆滞的犬，姬发咬了咬舌尖，在心里骂自己太快。但他无法解释那种感觉，内心深处涌燃而起柔情和急切，狂躁地催促他朝他靠近一点，就连克制住自己不要去碰他都显得困难。

他纠结了一下，还是被那种亲近的渴望打败：“我们之后一起出来吃饭吧。”

姜郊沉默一会儿后点了点头，姬发发现自己在笑。

实验室的师姐发现这几天姬发整个人不太对劲。

倒不是说是身体不好或者精神状态不佳，是属于太佳了，佳得有点吓人，自打三天前姬发一场车祸后脸上还带瘀伤进了实验室给导师吓得以为自己要背上学生车祸罪名之后，姬发就突然每天兴致高昂情绪极佳到对着自己养的番茄自言自语，要说搞农学的对自己养的植物说话聊天挺正常，不正常在姬发对着番茄天天念诗经五言绝句，甚至偷偷跑隔壁花卉性状研究实验组去薅人家种的五月花，被师兄提溜着回来继续种小麦。

“这娃咋了这是？”大师姐对二师姐说，“突然发现农学没有未来自暴自弃了？”

二师姐哼哼唧唧：“人家爹可是中X院研究院院长，没工作的是我们，不是人家小发子，姬先生那边研究院怕不是等他毕业就把他收过去。”

“那他咋了。”大师兄也凑过来，三人看着姬发捧着记录版哼歌扭胯，二师姐扶眼镜：“恋爱了。”

“——啥？”

“你看他那裤子那鞋子，下地一天没见过这么干净的鞋。”二师姐冷笑一声，“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小发子穿这低腰牛仔裤的？”

大师兄倒抽一口冷气。姬发虽然念农学，但实质上是实打实的运动系，篮球场上把好手吸引全校一票男男女女目光，还有一手出神入化骑射本事，被学校弓箭部抓去赢回来三座国家级奖杯，下地的时候稍微宽点的T恤下能看到露出一截肌肉线条分明的小腹，流汗时撩起衣服擦脸照片能在校园网BBS炒出三位数价格。

大师兄又看了看姬发那卡在胯部的危险低腰裤，似乎不敢确信这是他们干净清爽温柔系小师弟的作风。大师姐捂脸欲做垂泪状：“我们小发子是终于要嫁出去了——”

“你干啥啊当自己娘家人呢？”二师姐给她一肘子把两人要搞出的动静压回去，姬发也注意到了这边，青年有点疑惑地转过脸来朝他们摆了摆手，露出个温柔明朗的笑。他是那种弧度柔和的脸，笑起来时候短发细细从额角垂落，英气并柔和的线条显出非凡的俊秀，而眼里又有隐约的威严。

大师姐还想发表一点什么感想，就看到导师从门口拐了进来，快到今天的下班时间，不过蹲实验室讲究的就是一个时间随机，前几天姬发差点出车祸后导师就对他宽容许多，今天老人脸上带着个怪异的表情对姬发招了招手：“小发，外面有人找。”

“啊，谁啊？”

“说是你朋友，穿得挺帅一小伙子，提溜着摩托在校门口等，叫姜——”

“姜郊！”

姬发脸上像是被点亮一样猛地绽放出光彩，手里的记录版也不管了水壶也丢了，穿着的外褂子往椅子上一扔就整个人火花带闪电冲了出去，走出去三步又跑回来，把上午去别人实验组偷的五月花抓走。剩下实验室三个师姐弟和导师面面相觑，沉默了一会儿后，导师决定开口。

“怎么了这是？”

二师姐又扶眼镜，发出冷笑：“呵。”

姬发风一样刮出门口，正瞧见姜郊正靠在摩托车旁边被一群姑娘围着索要社交帐号，差点见不到人脸——还有几个男大学生，皮相白嫩，带着股网络上会形容成“清爽系帅哥”的甜蜜气质，冲姜郊笑得开心又乖顺，姬发抿起嘴唇，几乎翻了个白眼。

“让一让——借过——”

他挤过人群，立刻明白了这么多人围着他是什么原因，姜郊换了上次见面时候的工装裤和老头衫，穿了件把他体型绷得线条明显的白T和飞行员夹克，好几个女孩的目光在姜郊胸前流连不去，还有一双跨在机车上的长腿踩着一把马丁靴，姬发觉得自己突然嗓子干涩起来。

“姜郊。”他扯起笑容挥挥手，挤开面前两个试图找人要微信号的男大学生，连我身高都没有呢，姬发默默想着，目光又转到姜郊身上，“等我很久了吗，抱歉实验组时间不是很稳定啊。”

“姬发！你来了啊。”姜郊有点紧张的表情在看到姬发的一瞬间变成一个笑，从靠在摩托车上的姿势站直，“没有很久，就是忽然发现除了知道你学校在哪里我什么都还不清楚——啊抱歉，这是我等的人，我不太用社交账号，微信也不太用。”他朝身旁的男大学生抱歉笑笑，姬发又稍微把人往旁边挤了一点，他从怀里拿出那几只五月花。

隔壁实验组姐们的杂交失败之作，否则也不会真的让姬发成功薅走，据那位姐们所说，本想杂交性状使其显现紫黄交杂的颜色，结果不知道哪里拐偏了变成了红黄交杂，姬发就在人家惨叫着又要重来的时候薅走了几只颜色漂亮的，特地挑选的结果，明黄色的花瓣边缘拱卫中央大面积显色的赤红，他有点后知后觉的不好意思，姜郊不一定会喜欢别人送花这样暧昧的行为，而且这几只花也着实有点小家子气。

“送你的。”姬发小声说，又连忙补充，“我从试验田里摘的，外头没有的新品种。”姜郊愣了下，脸上绽放出更大的笑容。

“谢啦，不愧是农学研究生啊。”他回身从摩托车的后箱里扯出包装纸来，又手法熟练地把花包扎起来插到后座和油箱之间的提篮里，用的花店会用的包装纸，竟然也让那几支脱离母体一天的花瓣有了些精巧。

姬发有点震惊：“这哪里来的？”

姜郊拍拍后座示意他上来，稍微俯下身顺手给他甩了个头盔，看起来是新买的，上面还有没撕干净的透明胶带：“打工的店里拿的，我在花店也有活儿干，修车厂干一天是一天钱不够啊。”

身旁的人群因为姜郊这动作稍微喧哗起来，姬发却感到一丝飘飘然，他迅速爬到后座上坐好，姜郊朝握着手柄朝周围的男大女大们抱歉笑笑：“麻烦让一让，谢谢大家。”

有一些失望的声音，但这让姬发觉得更微妙地爽快了起来，于是在姜郊发动机车的时候（或许没那么）自然而然地搂住了青年的腰，姜郊的身体僵硬了一下，姬发猛然从自我意识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越界，但姜郊的身体在他撤开手之前又飞快柔软下来——这好像一个默许，而姬发实在不想松手。

这样温暖的身体，衣料下的皮肤光滑而肌肉分明，在触碰到的一瞬间像是有暖流从掌心流过，姬发几乎要为此全身颤抖起来，比起渴望更像是深重的思念，好像他很久很久、没有触碰到这样的一个人。

姜郊开车的技术和他本人外貌倒是相当符合，一辆哈雷开出战马的气势，虽然遵纪守法一路是一个红灯没闯，但依旧虎虎生威开出风驰电掣的气势，搭配那张英俊且严肃的脸，简直像是下一秒就要奔赴战场为国捐躯。

也因此十分钟后，姜郊便一个急刹停在一家苍蝇馆子面前——透明油布铺的桌面和便宜塑料椅，老板抬眼皮一眼看到姜郊便摆了摆手：“把你车停里面点，这几天城管查呢。”

姜郊点点头，带着姬发找了张桌子坐下，老板又问：“带对象来了？往常的菜？”

姬发差点一个没坐稳从桌边上滑下去。

“还没呢，但送我花了。”姜郊咧嘴指了指哈雷边上插着的五月花，“人研究生试验田里种的，羡慕不？”

老板哼了一声：“哟，榜上文化人了是吧，瞧你得瑟的。”他又转头向姬发：“你小心点这男娃娃，长得是人模人样，可别被他伤心。”

姬发疑惑地看着老板，后者摆摆手转身进后厨，他盯着姜郊，脸上又慢慢扶起红晕，青年咧嘴笑了，徒增一股子野劲儿：“怎么，你难道之前的意思不是想泡我？送花也不是？”

姬发涨红脸，摇摇头，又想点头，最后干脆捂住了脸：“……这让我怎么说得出口。”

怎么说得出口看到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你，第一眼就觉得不能离开你身边？

姜郊给他摆好碗筷：“那我知道就行了，我都收了花，也跟你出来了，说明我也是愿意的，你紧张什么？”

姬发拿开手，有点不敢看姜郊，又想看，心愿忽然被对方接纳的快乐冲乱他脑子。

“这家店真的好吃，虽然装修是烂了点而且还不太卫生，但是真的很好吃，我自己不太常去吃高档餐厅，没那么多钱，但下次我们可以去。但你不准请我，AA的钱我还是出得起。”姜郊絮絮叨叨地说，姬发察觉到他那一丁点的紧张，姜郊又给他倒了茶，雪龙春，这样的小店也有他喜欢的茶。

他垂眼看姜郊的手，漂亮又粗糙的手指，一看就是做了太多辛苦活儿的手，被生活和命运摧残得仍然坚强长大的手，又熟练且温柔地给他烫筷子拿纸巾，这样的人也是会让人伤心的人吗？

老板的菜上得很快，五菜一汤结结实实摆在桌上，姬发看着这分量有点惊讶，姜郊已经催促他吃了起来，有点紧张地看他，像是要求他肯定的小狗。姬发尝了一口，眼神猛地亮起来，朝姜郊点头：“好吃！”

他表情一瞬柔软下来，笑得眼角的小痣更飞扬起来，“那就好。”

这顿饭吃得姬发浑身上下都快乐，姜郊哪里都叫姬发喜欢，他吃饭时用手指捻米粒的小动作，说话时候嘴唇下面有雀斑一样的细细纹路，或是垂落下的打卷刘海，都舍不得让姬发移开目光。他和姜郊分享自己的父亲和老家的麦田，姜郊和他聊他在孤儿院的童年，聊他早早死去的母亲，聊那个抛弃了他的父亲。

“我过得很好，真的。”姜郊夹起一片土豆，“虽然以前我也想过为什么我得不到父亲的爱，

为什么他会抛弃我，但我后来发现我并不需要他的爱和认可，孤儿院的长辈们照顾我很好，而且我有很多兄弟和我一起长大，虽无血缘，我们却会为彼此付出生命。”

“让人羡慕，我都没有兄弟呢。”姬发有点眼热地说，“现在你们还来往吗？”

姜郊顿了一下：“当然，我工作上都仰仗不少他们帮衬，到处打工跑路养活自己也得有门路。

“你除了修车厂，还在什么地方工作？”

“各种各样？”姜郊想了想，“我在花店、餐厅、还有螺丝厂都打过工，还被影视剧剧组拖去当过替身和群演，别看我这样，我实打实会耍剑的，不过现在主要做能倒班的工作吧，所以我假期也不太固定，像今天这会儿我兄弟还在帮我顶着上司。”

“听起来很辛苦。”

“还好，毕竟被签去干活儿就得好好干，工资也挺好的我倒没什么不满意，而且也算有兄弟一起，自己也不孤单。”

“听起来很好，好想体会那种感觉。”

“我可以做你兄弟啊。”姜郊调笑，“但你想做我男朋友，可能只能二选一了。”

“不能两个都要吗？”姬发又红了脸，姜郊忽然很轻地笑，狐狸般狡黠起来，他凑近姬发眼前，能数清楚姜郊的睫毛。

“你和跟你同名的周天子一样贪心，世界上哪有什么都能要的好事，我才不要兄弟变情人，睡觉时谁不尴尬？”

姬发又为“睡觉”这句暧昧的双关动摇了一下，姜郊已经坐回去喝茶，漂亮的手腕从夹克里探出来一段，姬发忽然俯身握住。

“姜郊，”他声音温柔得叫人恍惚，“我知道这听起来傻，但我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你。”

姜郊终于露出今日第一次彻底的惊讶来，脸上神色复杂地扭了又变，耳朵后知后觉开始染上一层艳色——姬发尝到一点胜利的自得。他还想说你让我想说很多，让我想靠近，想触碰，想要了解更多，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在这一刻变得又有了意义，但开口时候房间忽然冒出剧烈响动，姬发尚还顿了一下，姜郊的脸色已经变，一只手抓住他肩膀猛然往后推，姬发被搂在温热的怀抱里，跟随房间内隆隆坠落声被一同甩出去。

姜郊把他死死抱在怀中，姬发惊魂未定喘气，他从青年手臂间探出脸，刚刚二人坐的地方被屋顶坠下的钢架砸得桌凳俱裂。姜郊一双兽瞳紧张看着姬发：“你没事吧？”

“我没事。”姬发慌忙回答，眼神上下扫过姜郊，“你——”

姬发，上来！

一双手抓着他。

“我又救你一次。”姜郊露出笑来，他们的距离比上次更近，青年绷紧的肌肉像是囚笼把他困住，几乎能在他漆黑眼珠里看到自己紧张的倒影。

姬发，我该怎么办？

他眯了眯眼，猛地卸了力气，整个人栽倒在姬发身上。姬发痉挛抽回搂在青年背后的手，颤抖的掌心一片粘稠鲜血。

姜郊趴在病床上，姬发远远坐在床边。

他背上豁口看着凶险，却也只伤皮肉，多亏此人身体强健锻炼得当，缝了十三针后就只需要等着消炎，医生表示一周之后就能出院回家。

“姬发，我医保不够刷，你怎么给我搞的。”姜郊不能转身，只得艰难把脑袋扭到姬发方向，后者一言不发坐在床边，叫人看不清神色。

“这只是意外嘛，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忽然铝制顶板就给爆了，年久失修也就是意外啊。”

“我还没去给上司请病假，这要是医保不报销我就真没钱了。”

姬发仍没动静，只掏出手机劈里啪啦给不知道谁发消息，姜郊有点紧张，可怜巴巴看他：“——你生气了？”

床边青年这才抬头，没人说过姬发脸上彻底没有表情时带着股森森煞气，他漆黑的眼盯着姜郊：“我没生气，只是觉得抱歉。我给你刷的我的医保。”

满手姜郊血的景象把他脑子劈开成两半，一半让他发疯，烧掉全部理智，另一半却在尖叫，在哭泣和恳求边缘逼他立刻拨打120把人送进医院，他的手指现在还是冷的，洗了五遍手后仍然有血的味道，颤抖，连呼吸也支离破碎，他不能用任何表情去看姜郊，陌生的暴戾让他想把人捆在床上。

但那人却毫无知觉地笑，对姬发招了招手好像他是他的小猫儿：“不要道歉，是我愿意帮你啊。”他说，“你这么好的人，我这么喜欢你，我怎么会让你痛？”

他等了一会儿，姬发慢慢控制不住全身的颤抖，姜郊又放软语气：“我救了你，怎么连句谢谢也不说？我还在发烧呢，你不能让病人这么伸手等你接吧。”

这几乎像是在撒娇。姬发这才上前，小心把人探出的手收回被单，他又试了试额头，烫得像火烧，连带姜郊的脸也蒸出一片红，他摇铃叫护士，床边拿起杯子给他喂水。

病痛削弱了他身上的锐利，姜郊温顺侧脸喝水的时候几乎变成了奶狗儿，姬发心中燃烧的暴戾微弱的削减了，他又好好说话。

“我在噩兆里出生。”他忽然说，姜郊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抬眼看姬发，像是乖顺的犬，“或者说，别人都这样说。我母亲难产而死，那时候是正夏，却天降暴雨冲垮城里所有水坝，燕子围绕我的病房盘旋半小时，通体漆黑无一丝白羽。”

“之后我数次差点夭折，全靠父亲悉心照料，三岁时昆仑道人送我玉环一支，告诉我能保我到二十四岁太岁劫，若我平安度过此劫便一生无忧，若无法便必死无疑。从前我并不太担心这些，倒不是因为我不相信，而是莫名感觉人生自有定数，天命难违，生死有命，行本心之事，尽己身之力，其余顺其自然就好。”

他垂眼看姜郊被包扎的后背，由于动作太大有些溢出的体液浸染纱布，“但这是你救我的第二次了，我却不知道这劫难还有多少次算完。”他握住姜郊的手，“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封建迷信，但我却不能让你再为我出事。”

他有些紧张地和姜郊对视，两人一时间都沉默起来。那些曾经从未叫他害怕过的东西在姜

郊出现后统统变为现实的恐惧，血、怀中温热的身体，他闭上眼睛，焚天台上的影子，金銮宫殿中的告死声讯。他睁开眼，只有姜郊。

“那我们去趟昆仑吧。”

“嗯？”

姜郊神色认真：“既然是昆仑道士对你说有此一劫，最好的解决办法想来也应该在昆仑，你虽然说人生自有定数，可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脸颊贴在姬发手掌，像小兽讨宠，“如果我相信天命，那我早就在父亲抛弃我的时候就死了，但我活到现在。”

他深深看着姬发，眼神叫他全心溢满欢喜：“等我养两天伤就跟你一道去，而且两次都是我来救了你，说不定我就是你避太岁的法宝？”

姬发顿了顿，觉得心头涌上潮水般的柔情，姜郊眼光却如火烧着，这才是姬发第一天就被他震撼的原因。这人火一样闯进他生命里，又叫他惊讶又让他害怕，从不相识，从没接触过这样的人，却被他一把手抓住了，握在掌心细细地喜欢，收下他的花，又收下他没说出口的表白，又安抚他的恐惧，并坦荡地拒绝天命。

“好。”

姬发温声应下，脸上的煞气终于变成微笑，“不过你得先和我回一趟家，我爸爸很担心我们两个，刚刚我给他发了消息，这周末我们就回去。”

姜郊眨了眨眼：“……？”而后恍然，“原来你刚才在干这个？！”

姬发俯下身替他撩开额发，露出那双让他欢喜的眼睛，在眼角小痣送上一个吻。第一个，他这辈子也没亲过别人，尝起来有点雪龙春的味道，又有点像麦浪和松石，青年有点呆住，肩膀忽然缩了起来。他脸比发烧更红，难以置信地摸了摸嘴唇。

姬发握住他手，护士来给他换退烧药也没有放开。

5

姬家是农业世家，老家三代前还多少算个小地主阶级，包下的上百亩地绵延数里，早些年靠土地攒了点家本，到姬昌这代一转风气走上科研道路，新品种杂交藜麦成了姬昌的跨时代成就，如今老人年岁已高，顶着中X院的院士名号开始开发副业，在老家田地里种种瓜学学卦，带几个资质不错的徒弟继续研究。

姬发在一片翻滚的青麦之前停了车，姜郊半个身子探出来，露出小半截绷紧的腰，声音很雀跃，“好漂亮的麦田——我还没见过这么多麦子呢！”

像兴奋的大狗。姬发动了会儿心思：“这都是我家的。”

“哈？！”姜郊震撼转头，速度太快下巴在车窗上磕巴了一下，“你这什么地主阶级！”

“这叫祖宗基业。”姬发回嘴，从后备箱拉行李，姜郊跨到他身边，想伸手被姬发挡住，他只在医院躺了一周，而后不顾姬发阻拦出了院，表示自己生龙活虎完全可以跟着他回家，但姬发心知那无论怎样也是一条十三针的凶险伤口，只能面上不显小心照看，后背不能碰水不能弯腰，此刻更是完全不可能让他使力。

“你小心扯到缝线。”

“我有注意，你放心，线在我身上呢。”

姬发拖着箱子钻进麦浪里，离收成还有三个月，青麦却已经长得足够高，能把姬发整个盖住，他把姜郊手牵在掌心，后者愣了愣，小步追上来，“你很紧张？”

姬发迟疑了一下，点头：“嗯，我很久没带朋友回来见爸爸了。”

“我才应该紧张吧。”姜郊扯了扯身上衣服，他为了这次来特地把工装裤老头衫和夹克外套之流换成了规规矩矩T恤牛仔裤，还把自己那头打卷的头发搞齐整，“我看上去还像个正人君子吧？”

“你那什么形容词，再说，你穿什么都很好看。”

姬发这话发自内心，姜郊那张脸可被称之为基因彩票，山岳般起伏的骨相让他生出种端庄持重和野性并存的英俊，“我爸爸是很好的人，他不会讨厌你的。”

“那你在紧张什么？”

“……我在想去昆仑的事情，总觉得不安定。”

“是你想太多。”姜郊贴过来，亲昵在他额角落一个吻。“我和你在一起呢，伯父也一定会帮你，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姬发把手又握紧了些，皮肉暖融融交缠在一起，但他无法对姜郊解释真相：这些天开始出现在他睡眠中的乱梦，白衣黑发的背影背对他走进熊熊烈火之中，城楼高台上溅撒的鲜血，叫他夜夜从惶恐中醒来，在自己没意识到的时候满手泪痕。他从前从不做梦，这些近乎征兆的预言叫他十足困扰。

麦田里传来些响动，一对浑身雪白的狗儿扑出来，对着姬发又舔又叫，他欣喜蹲下，把两只狗儿搂在怀里。

“阿雪阿龙，都长这么大啦！这才几个月，爸爸都给你们喂了什么好吃的？”

“是我每天晨练去菜市场给他们买的下水和肉做的生骨肉饭。”

老人拨开麦田迈步而出，常年的科研生活让姬昌显出一些比同龄人更淡然的气质，随意披着外套竟也透出种祥和和肃穆感，姬发眼神亮起，搂着怀里小狗就冲上去：“爸爸！我回来了！”

姜郊也在旁边站直了身体：“伯父好。”

“你也好，好孩子。谢谢你救下我家姬发。”老人脸上皱纹随笑容舒展开，上前握住姜郊手臂，“姬发给你添麻烦了吧，但他是好孩子。”

“没有的伯父，是我添麻烦更多点，这段时间多亏姬发在医院照顾我，医保都是他给我刷的。”姜郊很不好意思。

老人呵呵笑：“是他应该做的，你为他受伤却更难能可贵，真是我们小发的大英雄呢。”

“阿龙阿雪，你们看爷爷和叔叔，嗯，都不管爸爸了。”姬发在旁边搂着小狗装模作样，“亲儿子都不关心呢。”

姬昌叹了口气，手指点儿子眉心，姬发却笑得开心，一整个黏到老人身边，姜郊踌躇一下，准备去拖姬发没手再拿的行李箱，却被人反手扣住手腕，把手指拢在掌心。姜郊霎时一震，姬发放了手中小狗重新拖行李箱，姬昌却没什么表现，反而呵呵笑着把两个孩子引回家去。

如姬发所言，姬昌相当关照姜郊，两人到家正好赶上饭点，餐桌上铺开纯天然无污染饭菜，还特地照顾姜郊身体受伤，不重荤腥不做鱼虾连发物也一点没有，却让姜郊连吃三碗饭到还想继续，被姬发麻着脸喊停了，怕他晚上趴着睡觉压到肠胃消化不良或者呕吐。

饭后姬昌带着两只小狗遛弯，姬发和父亲聊了会儿就回房间整理，他从小地房间也早被姬昌收拾好，摆了张一米八的大床，勉强能够两个八尺大个儿青年睡一起，姜郊坐在床沿看姬发忙忙碌碌掏出带来的衣服和药和书和电脑，发觉他没有任何让自己插手的意思。

“你们之前在聊什么？”

“我和爸爸？”

“嗯。”

姬发把衣服丢进衣柜，思考了一下，“在说家里的事情，爸爸说很担心我也是这个原因，最近研究所下面有一个牌子的麦种被别家盯上了，已经在搞什么小动作，所以忙着叫我回来。”

姜郊有点惊讶：“我以为是去昆仑的事情。”

姬发忽然停住动作，有点心虚地转过身：“……我没告诉爸爸这件事。”

“哈？”姜郊傻眼，“那你把我带回来做什么？不对，那你怎么和他说我背上伤的？”

“你见义勇为的事情我可没省略，大英雄。只是没告诉他我玉环碎了。”姬发说，“我知道爸爸对我希望不过是我一生平安——但最近家里太多事让他烦心，而我这应上的太岁劫又不知道怎么解，我不想他为我伤心。”

姜郊沉默了一会儿，姬发不知道他那是不同意还是什么，他继续收拾屋子，直到姜郊轻飘飘冒了一句：“你总这样。”

“什么？”

“我知道你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愿意让别人为你牺牲或者担心。但谎言是藏不住的，为你牺牲的人是因为爱你才会这样做。”

姜郊慢慢说，一时间让姬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好在青年没有更多纠结，他扭头开始直勾勾盯着窗外，姬发好奇望去，夜色之下的农田、麦浪、拖拉机，没什么他没见过的东西。

“怎么了？”

“原来这里长这样。”

“嗯？”姬发不解，姜郊没有表情，忽然看起来像是别人：“和我长大的地方差别很大，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土地和麦田，虽然义务教育课本上是这么讲的，真的看到也觉得很惊讶。故乡，对吧。”

“你老家是哪里？”

“安阳，河南那边，蛮偏远的小地方，历史底蕴倒是挺深厚的，我小时候贼喜欢看封神演义。”姜郊拨弄衣角，“不过孤儿院嘛，到底也算不得故乡，以前也不能理解课文里的乡愁，现在看到这里，就觉得理解了，为什么一个人到死都念着这片土地，又一定要回到这里，因为是家啊。”

姬发察觉到他细微的悲伤，他不太能理解，却直觉第一反应上前搂住人肩膀，姜郊怔了怔，慢慢向后把自己脑袋靠近姬发怀里，这有点太快了，亲吻、拥抱，他们才认识半个月，甚至他不知道姜郊的家乡是什么地方，可他看不得他露出一丝悲伤来，他的悲伤会让他死掉。

“今晚你得和我睡一起了。”姬发小声说，姜郊闷闷地笑，抓住青年手腕放到脸颊上，“在你家这么邀请我吗？”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别笑我。”

手腕被吻了一下，姜郊向后倒在床上，T恤下露出一截小腹，姬发探手去碰，皮肉有点发烫，“又起热了。”

“没事，我们早点休息好不好？你很辛苦，我也不想你一直担心。”

“你发烧才让我担心。”

姬发还是执意去拿了消炎药，兑水喂给姜郊喝了，他有点起困，脱了裤子衣服把自己埋进被子，姬发给父亲发条信息说今晚睡了，也跟着倒进床单，他抓着姜郊的手，把男人的背轻轻盖住，他们皮肤贴在一起，夜风里有麦浪和虫兽的声音，姜郊吃药后入眠很快，姬发听他的呼吸，觉得心脏安宁到想要落泪。他忽然不再害怕那些将要闯进睡眠中的乱梦，或者看不真切的人影。

“姬发……”姜郊梦呓，声音很轻，如手指拨弦，“我不想你伤心。”

第二天姬发从晨光里醒来，他房间朝东，日光非常温柔打在他半边床上，姜郊还睡着，保持了一晚上趴姿，身体左右两边被自己用铺盖卷堆着免得他翻身压到伤口，他换衣服出门，拎了一个桶和一把挖菜刀，父亲在餐桌上给两个人都留了早饭，特地嘱咐要让姜郊记得吃，他带两只狗儿去早市买食材。姬发给姜郊又写了一张备注纸条，然后自己进了田，在麦田周围检查器械。

姬家的农业也随着科技发展步入现代化，姬昌在农田四周布下洒水装置和除虫器，晨起最大的活计现在已经变成检查机械和杂草问题，他顺着田地巡了一圈，砍了半桶子杂草和一些荠菜马齿苋，想带回去做凉拌菜给姜郊尝尝，最后在地里起热之前捞起裤脚坐在田坎上，深深呼吸，然后闭眼。

昨夜幻象依旧入他梦来，他在废墟之中与人对望，白衣黑发，长久看不清的人影于皎皎月色下头次显出真身来，姜郊的脸透过月光朝向他，脖颈间有血红疤痕。

他却并不觉得惊讶或失落，而是生出无穷无尽的思念和悲苦，他看那人朝他奔来，猛然发现自己掌心有血，胸口被刺出一个巨大血洞，力气消散同时他想说什么，却看到姜郊的眼有如碎裂的火既烧又痛，一只手握住他肩膀，哭泣似的呼唤他名字，姬发，姬发，他手臂的触感和陪他一起睡的姜郊一模一样。

别，殷郊。他听到自己在这样说，我不想你伤心。

但姜郊深深看着他，他发现他额间有一颗痣。

他睁开眼，梦里的血气仍缠绕他，他不蠢，封神演义中的名字和梦中人对上，姜郊，殷郊，那朝他奔来的人必不会被认错。可姬发只感觉到痛，前世因果好似在遇到他的那天起就扭转了方向，姜郊却什么也不知道。他看不见自己的面容，又和梦里的姬发有几分像？

他在田坎上长长叹气，前缘今生搅得他脑子乱成一团，坐到太阳上了三杆才决心起身回家，一切都似乎从他第一天被姜郊救下开始发生了转变，昆仑之事也好像变成了命定的预兆，催他前行面对所谓——狗屁天命，他真不信命，却认命，但天命又怎么是他得以知晓的东西？这个名字、姬发的名字，究竟是他的壳子还是天命本身？

他这几天很难说休息得好，很有些困倦地在家门口发现一个搂着西瓜的姜郊，阿雪蹲在他身边摇头晃脑凑到人怀里，姜郊裤脚给卷到小腿，穿着一双沾了泥的拖鞋。他提着把菜刀把瓜分两半，阿雪立刻飞速上前叼走一半西瓜。

“嘿，你个小狗子——我瓜还给我！”

他要去追阿雪时看到姬发，于是脸上立刻堆出狗儿一样的笑容，拎着半截西瓜菜刀跑到他身旁，“吃西瓜不？伯父带我挖的，挺熟的。”

姬发也跟着笑：“这么快就在我家熟门熟路了啊？”

他把手里的桶和野菜放到门口，拉了椅子坐下，姜郊在他身后桌上劈瓜，咚咚声响。

“今天早上我吃饭的时候伯父跟我说了点事情。”

“你看到我留的纸条了？”姬发懒洋洋地问，心脏忽然安静下来，“嗯。”姜郊点头，给他端了一盘子西瓜坐在身旁。

“我爸和你说了什么了？”

“说他知道你要去昆仑，他注意到你身上玉环没在，估计是坏了碎了丢了，都不是好事，也该去昆仑一趟，”姜郊啃西瓜，姬发露出挫败神色，“没事，伯父给我们提前联系了，找昆仑那边老道士说好了等我们过去，而且听说他还挺惊讶你没死之类的。”他安慰姬发，只是看起来没起到什么效果。

“那我爸爸……”

“伯父说去工作了，镇上找他去政府看麦隆营养文件。”姜郊吭哧吭哧地说，非常熟练地吐瓜籽，姬发打量他侧脸，嘴角沾了汁水，却一点不像他梦里的殷郊，只有眼睛是一模一样的，漆黑的虎一样的眼睛。

“他还说什么没？”

“啊？”姜郊扭头，“没了吧……啊，还说了点让我照顾你的事情。”

他咧开嘴笑，忽然凑到姬发肩膀，像阿雪那样蹭他皮肤，西瓜汁也沾上去，卷发晃动讨宠，“伯父说你是他最宝贵的孩子，希望我能把你安全带回来，他想看我们长长久久。”

姬发几乎心脏停跳，他手上出了汗水，拿湿纸巾给姜郊擦手里的汁水，被男人轻轻吻在指节，含一段手指在嘴里舔舐，舌尖滚烫，他几乎瑟缩起来。

“你要和我长长久久吗？”姬发极轻声问。

姜郊抬眼朝姬发笑，舌尖又卷一根指节在口中含住，像是卖娇的狗儿。

姬发忽然觉得安宁，彻底的、毫无恐惧的安宁，他在风和麦浪之中搂住怀中之人，隐约之间甚至感到一分尖锐的快意，他不知道他梦中的姬发有没有与殷郊在西岐的麦浪中拥抱，却终于有了怀抱住什么的实感，那让他几乎想嘲笑武王：我拥有了他，在这么多年的轮回之后他仍然来到我身旁。

次日早上，两人提着行李上了高速，姜郊又吃了消炎药睡在副驾驶，姬发觉得这实在叫人分心，一边要瞧着这人不设防睡脸，一边又要小心在高速路上行驶，也不知道万一分心侧翻，到底该算作太岁劫难还是这人红颜祸水。

开了两个小时之后姬发决定下车去休息站买点吃的，再给姜郊喂一次消炎药，他把人从梦里喊醒，凑上去贴着他额头：“我先去买点东西，你在车里休息，很快回来。”

后者含糊地点点头，抓着人肩膀亲了一口，又把自己摆回奇怪的姿势缩进毯子，只是这一米九的大个子缩起来也没有那种憨娇可爱感，反而更像是懒散的狼。

姬发摸了摸他额前发梢，想着给他买点什么做午饭，便利店的熟食可选并不多，于是他打算绕到马路对面的自营家庭餐厅去准备打包带走的食物，今天比平时燥热些，就连空气也更安静。

一辆漆黑的SUV在他斜前方停下，姬发瞄了一眼车牌，车门无声无息拉开，陌生的手探了出来。

6

水滴声。

姬发勉强找回意识，额角剧痛，粘稠血液在鬓角处结块，利器削掉他一小块头皮，手脚都被绑在椅子上，嘴里被塞了布条，带着凝滞的恶臭。他困难地睁眼，眼前一片昏黑，头顶坠一盏快要报废的灯，支离破碎闪光，身侧是排水管道，废水处理厂，或者仓库。

陌生男人拖着凳子在他面前坐下，露出半张疤面的脸，对一般人来说很有威慑感，但姬发满脑子都是姜郊。我昏迷多久了？他还安全吗？他人在哪里？

“我们已经打电话给你父亲，姬先生仁心，只要项目按我们老板意思推进，今天晚上你就能上你那老别克回家。”

没有提到姜郊。姬发被塞住的嘴里吐出口憋胀的气，怒视眼前男人，这恐怕才是他最大的太岁劫，父亲研究所下的商战也能波及到他身上。他想说话，但嘴角撕扯不开，嘴里弥漫呕意，手腕上麻绳寸陷进肉里。

一只手机被拿过来，姬发注意到男人手腕上有一道龙须的纹身，嘴里的塞嘴物被取下，姬发艰难呛咳几声，“父、父亲……”他声音沙哑，对面传来一些细碎的电流涌动声音，“我没事，他们没把我怎么样。”

父亲年事已大，他不能再冒险让他操劳过甚，手腕虽然一时间还没有解开的办法，但他自信能至少扛过今晚，最多不过是受点皮肉伤，他尽力扭动了一下身体，试图让电话那边的父亲听到水滴砸在水管和灯光昏暗闪烁的声响，多少也能帮助他们判断自己的位置所在。

电话那边冒出一些晃动的声响，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姬昌。

“你在哪里？”

那声音温柔得要命，姬发几乎浑身发起颤来，好像现在不是生死攸关的绑票现场，而他是准备去接对象下班的男友。

姜郊。他张嘴想喊，却发现自己声音死在嗓子里，不能、不行，不能让他被带进这种危险

里来，流血的头颅出现在他面前，全身手脚都失去知觉。想一想他就要发疯，不行。

“你们放了他。”姜郊又说，疤痕男人露出诧异表情，但电话那边的语气加重了，“否则我会让你们后悔。”

他声音里忽然迸发出阴森的煞气，连姬发也愣住，疤痕男人飞快挂断了电话，惊疑不定地怒视他。一拳直奔面门把姬发锤倒在地，他痛苦喘息，又迎来小腹重击，内脏都好像绞成一团，吐出点胃液，青年想蜷缩身体抵抗，但捆在凳子上的手脚阻止了他的动作。

但这不足够让他倒下，没有手脚还有牙齿，姬发咬住掐他脖子的手，用力撕下对方一块肉，疤痕男人痛呼，血淋淋手掌少了一段。他一脚踩在姬发头顶把人踹翻，流血的伤口重新撕开了，像是火烧起来一般痛，但却让姬发隐隐感到爽快，他想笑，他曾经杀人，三千年前的战场上，他尝过太多血的味道。

更多乱象在呼吸间冒出来，殷郊的脸，他自己脸，两人列阵在大军恶兽之前，他躺在殷郊膝盖上听他弹琴，他倒在床榻上，逐渐冰凉的手背被人握在掌心。

“别哭。”武王气若游丝，“我会来找你。”

他真来寻他了，只是时间太短暂。他抽气笑得很尖锐，近乎疯魔，他怎么不更早见到他？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他命中扛了多少劫难，要他在这时候发现自己茫茫数十年人生下掩埋的愿望？这笑声激怒了对方，被疤痕男人扯起来踩中腿根，肌肉撕裂了，骨头也危险发出咔嚓声音，额头血又冒出来，糊了他半只眼睛。视野也变成血红，又被扯住领口。

他露出沾血的牙齿，像凶兽，男人手应激颤一下，又要朝他挥拳，被人拦住。

轻轻松松，像是在捉一只鸟雀儿，被拧着手臂一把掀翻，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这人进了屋子，铜墙铁壁的库房，青年把姬发温柔抱起来搂在怀里，脸上的血也被擦去了，姜郊棱角分明的脸出现在他视野里。

“你后背……”他声音还是喘的，可还惦记他那缝了十三针的刀口子，不会又发烧吧，只是此情此景发烧的更像是自己，姜郊眼神柔和地看他，像每次他凑到自己怀里的样子，但这时候忽然显出汹涌的悲伤，“我怎么会出事呢。”

打手们朝这边冲过来，姬发挣扎想起身，姜郊把他靠在地上，他眼神冷下去，转回身去一个个把人撕开——真是撕开，拧断手脚，血液四溅，他甚至连凶器也没看到，像在撕纸，姬发甚至听到肌肉骨骼碎裂的声音，被哀嚎和惨叫盖过去，冲过来的打手瞬息之间全躺在地上流血，身体堆叠起来，仿佛战场尸体。姜郊忽然把这些人的性命轻而易举攥在手里，勾勾手指就能让他们全部去死。

他迷茫地睁大眼，在耳鸣和痛楚的间隙里看到姜郊侧脸，无悲无喜的面容，半脸沾了朱砂般的血，煞气如有形体伴他身边，森森光影中有如鬼王。他忽然感到陌生。

这是姜郊，当然是，他回身朝自己走来时候仍如此温柔和乖顺，只消手指触碰，捆住姬发的绳索就全部应声掉落，他抬起姬发手掌，又在他掌中蹭下巴，熟悉的动作，比阿龙阿雪更乖巧。他该安心的，却对上他深远的眼睛。

像他们第一次遇见时候的眼，有火，野性的眼睛，此刻却痛得好像要落泪，他不想姜郊哭，把自己手送到他脸颊下，姜郊又抱住他，手指碰他脸颊，火一样的温暖。

“抱歉。”他深呼吸一口，姬发觉得痛感在减弱，“是我余情未了，总想再看看你。”

他疑惑地看姜郊，手里被塞进一块玉——是本已经断掉的玉环，不知道怎么被修好，又是什么时候到了这人手中，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困倦，身体在慢慢下沉。

等一等、等等。姬发勉强发出点声音来，姜郊抱着他往外走。

“命格已断，天缘已了，此后你定百岁无忧，世世顺遂。”

姜郊柔声说，却是一句不容置疑的判决，姬发害怕得要命——他想说我想起来了，不够，但已经很多，他尽全力抓住青年的衣裳，今天他亲自给换好的白色长衫，他黑发又垂在耳畔，与他梦中的鬼影重合。

姜郊吻他眼角，浓重的血味，但他尝到雪龙春的味道和晒干的麦浪气息，一千里一万里西岐的金色绵延盖过所有土壤，他抱着武王的尸体走向朝阳。

我会来找你。他想说，但这承诺出口前他失去了意识。

7

他躺在地上，土壤是热的，心也跳很快，这个山坡能让他看到朝歌的方向，青铜打造的城墙与琉璃的楼台，全天下百奇珍兽养在城中，他悄悄在哥哥的弓箭上做了手脚，真希望哥哥不要发现。

“发儿，你在这里做什么？”

哥哥还是找到了他，却跟着蹲坐在一旁，他打量哥哥的神色，看来不是弓箭的事。

“我想去朝歌。”他坦诚地说，“我想做大英雄，我想建功立业，为民开天下。”

“好有志气的我们发儿。”哥哥笑说，“可是哥哥会很想你。”

“我也会想哥哥，但我好想去朝歌——我想去看天下共主的城池，我想见厉害的人，交最好的朋友。”

哥哥眼神一转，“哥哥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那不一样。”姬发严肃地说，“我想要、我想有人陪我银枪纵马，百战百胜，陪我生死与共，不离不弃，哥哥是哥哥，哥哥总会继承父亲的责任，但我不想要……”他忽然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在哥哥面前有点垂头丧气，“我只想有一个会永远陪在我身旁的人，我不需要西岐的功业，他也可以为了我出生入死，或者反过来，话本里都这么说，少年英雄身边总有这样的人。”

哥哥温柔地笑，并不把这些话当做笑话，他抚摸他后颈，像是安慰一只丧气的小猫。

“岁岁长，岁岁长……发儿啊，你年岁还长，总有一天一定会遇到的。”

姬发从昏迷中醒来，他躺在病床上，疼痛后知后觉找到他，手臂全是绷带，脑门被包成粽子，大腿也被吊着，嘴里咬着呼吸器，他一出气儿差点被液体回流到呛死自己，床边老父亲惊醒了赶到过来，他惶然扭头，对上姬昌惊魂不定的眼。

“发儿。”老人惊讶又担忧，“你怎么哭了？”

他抹了一把脸，泪水浑然止不住地坠落。四下无人，只有他父亲。

我找不到他了，他想说，但是空气卡进气管。说不出话，只能哭。

他跑遍了安阳每个孤儿院。

伤没好，拄着拐杖跑的，额头上还带着针口呢，八针的豁口，说再偏一点能把他天灵盖掀了，倒有点像姜郊那时候了，他浑不在意，但每一家孤儿院里都没有姜郊这个人。

他没有微信和社交账户，电话也停用了，姬发这时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姜郊一丁点消息，不知道他在哪个修车厂打工，也不知道他到底上的什么初高中，难怪姜郊连医保都刷不起，可能他根本没有。之前两人吃饭时候的老板也因为店面出问题回了老家，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要不是父亲还记得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会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新的乱梦。

住院时候他把封神演义重新看了一遍，执年岁君殷郊。他想着姜郊的脸，拿出那只被塞到自己怀中的玉环，武王有同样的东西，青绸绑在腰侧，姜郊——殷郊也给他添上了。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被悲伤笼罩的谎言里，但他不觉得殷郊对他撒谎过。

他从不对姬发撒谎，可隐瞒事实也是撒谎。

父亲很担忧他，但他张不开口，三千年前的记忆越来越多出现在他梦中，他从父亲的爱里感受到哥哥的缺失，最后他不顾姬昌阻拦出了院。他到处乱跑，感觉疯狂在侵占他身体。

他在记忆中向武王发问，而后发现他已经活过了武王的年岁。

他坚持去了昆仑，却发现父亲给他联系好的那位老道士两天前去世，大寮中云雾缭绕，观主说老道死前把姬发托付给他，老人只看他一眼便说他太岁已解，红鸾之气在身，观主说，您身皆为庇佑。

最后他跑去了殷墟博物馆，开发得相当不错的景点，讲解也详细，人流量很大，场馆外还有摆摊说买家传殷商宝物的骗子，他很熟路地走进去，展品中累累白骨，他思考其中是否有姬发或者殷寿曾经杀死的人。

厅正中央垒起五厘米高台，上摆一把青铜剑，周武王从不离身的鬼候。

他凑近看描述，上面写着史学家们还原出的纹路和图案，但他自己记忆中比这更清晰，龙子，鬼牙，仙藤，麒麟，还有玄鸟，殷郊在他面前炫耀过多少次，他一一用手指抚过，没想到最后使用的人是他。殷商的气运随此被描绘，也一同葬于黄土。他有想吼叫的冲动，于是伸手触碰上玻璃。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成汤王朝的开端和象征。”

身后走过带领参观团的讲解员，姬发仍盯着那把剑和上面的纹路。

“这把鬼候剑上最大覆盖面积的纹路即为玄鸟，因此即使这是周武王的佩剑，却也被史学家们认定为最初归为殷商皇族所有，我们推测这把剑或许是交战中被周武王夺走，也或者是占领朝歌时的战利品。”

那是他的遗物。姬发想。

“而玄鸟这个图腾，在当今最为接近的动物则是在西南地区非常常见的燕子，在殷墟五号区域内——也就是我们目前认为是宗祠的地区留存的青铜鼎中，史学家们发现了对此物种的描述：‘身长五寸，体黑无纹，声清，雨现。’也就是说玄鸟是一种出现在雨中，啼鸣声清

脆，且周身漆黑没有一丝纹路的鸟儿，现代鸟类中无法找到完全符合这一描述的鸟类，因此专家认为玄鸟和周王朝的凤凰图腾属于同一种类的神明祭拜性质图腾，甚有推断凤凰降临西岐的传说与殷商玄鸟坠亡的传说是周朝为了证明本身王权合法性而编造的故事……”

黑鸟，雨。

姬发忽然怔住了，他在玻璃的倒影里看到自己的眼睛，在落泪，为什么？雨的味道蔓延在舌尖。讲解员带着队伍走向下一处摆放着王族鼎器的玻璃，有人带着伞进藏厅。下雨了，有游客说，而他听见一声鸟鸣。

FIN

身量高大的年轻人在街边茶馆喝茶，大碗雪龙春，别的和他一起的都是些年岁上了六十的老人，他这样一个浑身散发青春气息的青年委实相当引人注目，因此面前椅子空了半天也没人上来拼桌，他就这么吃了三碗茶。

“店家，麻烦再来一碗雪龙春。”

有人影投到他面前桌上，一文质彬彬打扮年轻男人坐到他面前，姜郊抬眼，很无奈地对那张温和笑脸叹气：“你来晚了，我做完了，要怎么样随你们便，但他的命已经不可改了。”

“殷郊，”男人唤他本名，声音柔和似水：“多少次了？”

男人沉默了一下：“忘记了，几十？或者几百次吧，太多次了，他命格太重，几百万人生死气运加他一身，短命得次次转生都快，我想抗都来不及。紫薇大帝，你不该比我更清楚吗？”

服务员麻利地把茶水端上来，青白的茶水里滚玉珠似的叶，男人喝一口，眉头都舒展开来。

“我以为这次你会和他再续前缘。就这样一走了之吗？”

殷郊嗤笑，双手交叠撑头，“哪有前缘？”

“他二十四岁前靠岁君送去的旧物驱邪，如今大劫也被岁君化解，命格重归于新，再无磨难了。”

他望店外人流，脸上笑容慢慢化成直线：“我与姬发缘分，三千年前已经彻底斩断。”

“可你依旧替他抗此命数，”姬邑柔声说，“他十绝阵中用天下气运去开阵，本该身死魂消，你却用身上最后殷商气运替他续命，而他气运尽散，欺骗生死，此后百万人命格反噬叫他只得在轮回挣扎又命魂不全，而今他历经两百二十一世，终于命格圆满，得进轮回安享此生。”

“……而你觉得我应该陪他度过此生？”他仍看着街上人潮，“但我已经度过了，三千年前，我等到他死在我怀中，我将他葬进他心爱的麦浪，我已与他享有一生。”

姬邑面露愁然。

“他不是姬发。”殷郊镇定地说，“他没有哥哥，你不存在，没有友人，没有姜文焕、鄂顺，甚至崇应彪那烦人玩意儿，没有与我共同经历的少年时光，没有丝毫从前的记忆，虽然不过短短八年，但没有这些的姬发不是姬发，他死了，轮回后即便模样相同又用那个名字，

也不是那个人。”

他又看自己指尖，“我不过是……心有余情，念念不忘。”

姬邑问：“这倒不像杀伐果断的太岁星君了。”

“紫薇帝君，三千年可太漫长，即便我们太岁也是轮班下凡查岗，但也有太多太多个八年，够我把他忘记千百次，我其实已经差不多忘了他的脸，只是这次——对着这张脸，就什么都想了起来啊。”他没什么表情，眼睑垂下，露出额心朱砂，“喜怒哀乐，相伴年岁，他寿不过二三，却与我有十五年情谊。今我所为，也不过骗人骗己罢了。”

姬邑摇头：“你向来对自己过于严苛了。”

殷郊沉默片刻。

“帝君不也如此？你最疼他，却三千年来不肯来凡间看他一眼，何不是怕睹人思旧，徒留心碎。”

姬邑被说中心事，只得苦笑，他复又饮茶，望着茶中仍与三千年前无二的面容。

“我却并不后悔，”殷郊说，“凡人尚有死，仙人只得寿，我不骗自己，还能靠什么想念他，但即便不是他，也有一部分属于姬发，那我便不能无动于衷。”

他摇摇头，站起身来，朝姬邑一拜。雪龙春还未喝干，因桌面晃动而微微颤动着汤汁。

“我与他已长长久久，哪怕只有一生数载也已足够。”他虔诚地恳求，可他本已是仙人，“此后我只求他世世平安，再无所愿。”

殷郊走出门去，暑光朗朗，是姬发最喜欢的时节，他想起从前这样日子里他们打马穿过参苍的林木与玉白的河流，躺在白马肚腹上求一安眠。他那时候不知道年岁几何，却再没有这样好的日子。

End Notes

想要评论！求求了求求了！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